在现场

外滩看灯

□ 王妙瑞

那天经过长阳路上的国歌广场,30年前自己住在马路对面的慧源里,而今老弄堂早已拆迁了,不由得回想起当年国庆到外滩看灯的情景。

老弄堂地处杨浦区靠近大连路,马路对面是虹口区长阳路,再过去到海门路,沿东长治路可走到外白渡桥。乘电车也能到外滩,弄堂口有22路、25路电车。为了国庆节日安全,一般下午5点左右,电车不过外白渡桥了。大杨浦是上海人口最多的区,所以到外滩看灯的人也多。虹口区东长治路和相邻东大名路交通管制后,马路上人流涌动,全家出动,携老带小去看灯。最开心的是小人,骑在大人的肩上一边看灯,一边兴奋地乱叫。看灯之前,不能饱食,也不能多喝水,到时连找厕所都困难。但看灯花费的时间不短,一路走来口干舌燥,那时又没有瓶装水可解渴。我从部队带回一只军用水壶派上了用场。有的孩子嚷着要吃棒冰,大人说挤死人的路上哪有卖棒冰的呀,熬一熬。孩子不高兴了。我说喝几口白开水吧,孩子接过水壶乐了。外滩被人群挤得密不透风,前胸贴后背,转不过身来,哪怕挤脱鞋子也只好算了,见过赤一只脚回家的人。深夜外滩灯灭人空,丢失的男鞋女鞋可以装上几箩筐。那个年代外滩建筑物上彩灯其实也平常,就是在一根长木条上钻孔,装上灯泡而已,楼有多高,木条有多长,行话叫排条灯框。因为沾了外滩集群式经典建筑之美,所以灯光呆如鱼眼照样吸引了大家。

我最难忘的是1989年的国庆夜,这是外滩亮灯的一个标志性转折。现代新光源照亮了外滩建筑群,灯光秀美得让人惊叹不已。市政府大楼穹形球顶,包括顶端的红星,海关大楼的钟楼、墙面、大钟,中国银行大屋顶的翘角,和平饭店北楼尖顶,争相在夜空中展现各自的风姿,新光源引发游人不约而同地发出“噢、噢”的惊叹声。10月1日的大报刊登题为《节日外滩夜,电光交响诗》的通讯报道,赞扬上海科技工作者的集体智慧,讴歌了攻关小组成员的创造性劳动。当天夜里中央电视台进行了实况转播,在全国引起巨大反响。一晃,34年过去了,外滩夜景由昔日的木条加灯泡,变成了今天的数字加艺术。去年国庆夜,我和友人在浦江的龙船上看外滩,大家异口同声地赞叹,外滩真美。

让我没有想到的是,“微友”周庆熙居然是国庆40周年外滩灯光工程的参与者之一,那年他近50岁。当时上海举行了第一届亚太地区照明年会,与会专家一致认为外滩建筑群天际轮廓线完美,采用先进光源照明将产生轰动世界的夜景效果。老周和他的同事们,接下任务后,拼搏5个月,完成了预计一年才能实现的目标,外滩新夜景提前在国庆前夕呈现在市民面前。

我说那夜,自己带着7岁的女儿正在外滩看灯。但不知道灯彩背后的故事,原来老周你是上海最美景点的首批“点灯人”之一啊! 今年是国庆74周年,我们相约陈毅广场,一起好好欣赏新时代的外滩夜景吧。

我的漫画头像

□ 丁 汀

不少朋友对我微信上的头像感兴趣,免不了打开砂锅似的好奇:“啥人画的?”因为问多了,我的回答就习惯性地简化为:“意大利人。”然而,这样的简化反而激起了更多的疑问:“意大利人怎么会给你画? 是在哪里画……”每每这样的场景,勾起了我15年前一段回忆。

2008年9月,我作为上海一家皮革杂志的“特派记者”,应意大利驻上海领事馆的邀请,去米兰参加一个国际性鞋展。小飞机越过峰顶白雪皑皑的阿尔卑斯山脉,最终落脚在亚平宁半岛上意大利的北部城市米兰。

一天晚上,出席招待酒会。主会场餐厅边上的大客厅里配置了放着酒水、小食的立式圆桌,没有座椅,以供宾客餐前流动交流;年轻的宾馆女招待笑意盈盈地手托杯盘,穿梭在宾客之间……

忽然,只见大厅中央排起了长队,有一位随团来的鞋业界朋友提醒我:“那边正在给客人画像,请来的是意大利国家级漫画家,快要结束了,赶紧去!”我闻讯,迅即前去,排在最后一个。

只见这位年纪约在40岁的男性漫画家,手持一支粗壮的书写笔,在白色T恤衫上,龙飞凤舞般地给每一位宾客画像,几乎就是两分钟一位的速度! 每一位都画得栩栩如生,既夸张,又很像。开笔前,助手会询问每一位宾客的职业或爱好,然后告诉画家,以作画面点缀。

终于轮到我了,翻译问我职业,我回答:“记者。”我微笑着站在距离画家五六米处的灯光下,不消两分钟,画家就朝我打出了OK的手势。当我过去拿起T恤衫,看到自己如此精彩的头像,乐得合不拢嘴,下面还添了一架夸张的照相机,大概就是表示职业的特征吧,大师漫画家的署名A字当头。我向画家深鞠一躬表示感谢,他笑着挥手,开始收摊。

自使用微信起,我便将这幅漫画头像做了微信头像,至今12年未变;还多次用在出版的著作上。好在,当时有人拍下了作画的现场照片,让我至今想念这位意大利漫画家的大师风采。

忆往昔

儿时的八月半

□ 马忠倍

中秋节快到了,但我仍习惯把中秋节称为八月半,这是孩提时代留下的深深记忆。

当时我尚不知道八月半与中秋节的关系,长大后才知道,八月半就是中秋节。

那年国庆放假,也逢八月半临近,父母带着读小学的我拎着一盒月饼去崇明看望婆阿(崇明人称祖母为婆阿),过个团圆节。当时每个月饼需1两粮票,1角9分钱,父亲买了4个月饼,加1斤白糖,算是我们去婆阿家过节。

想到有月饼吃,我高兴得一路蹦蹦跳跳,到了婆阿家。

那天,婆阿和母亲从自留地里挖了点芋艿、番芋、长生果,采摘一点毛豆荚回来。婆阿说:“时令八月半,芋艿、番芋各一半。”意思是说,到八月半,芋艿、番芋、长生果等,只长到了一半,还要生长一半。为了过节需要,先挖一点,留一半过春节。他们将毛豆荚、芋艿、番芋、长生果拣好、汏干净,煮时把这四样东西放在一只镬子里煠,毛豆荚两角剪去放在镬底,加点盐,使咸味渗入荚里,更加有滋味;长生果和芋艿放在中间,番芋本是甜的,放在最高处,实际上是蒸熟的,吃起来香甜。

到了晚上,母亲让我帮忙把桌凳搬到屋外场心上,桌子上摆满食物,放好碗筷,配放两个小碗,一个放酱油,一个放白糖,以备蘸芋艿吃。母亲将盛着毛豆荚、芋艿、番芋、长生果等的小脸盆端上桌。月饼是一定要有的,那是我们带给婆阿的,然后我们和婆阿围桌而坐,过起了八月半。席间,婆阿还说,崇明人过八月半还要吃一样食物——番瓜(也就是南瓜),烧番瓜粥吃,暖荡荡,甜津津。番瓜与月饼一样寓意吉祥。“番”与“翻”谐音,吃了番瓜、番芋翻身,歉收变丰收,贫穷变发财,晦气变福气,学生低分变高分;又讲吃了长生果益寿延年,长生不老。

月饼留在最后,母亲把一个月饼分成八份,我心里急得不行,伸手就要拿月饼。这时,母亲轻轻地敲了一下我的手背说:快放下,得先敬婆阿。

多少年过去了,家乡崇明八月半吃食的习俗,我一直沿袭了下来,每逢八月半,儿子一家前来探望,我总是从菜场买来这四样食物,煮好放在盆里,再准备几个月饼。不过这几年中秋之夜团聚,两个月饼切成八块还有剩的呐,倒是那毛豆荚、芋艿、番芋、长生果总是一扫而光。

花开富贵 (工笔画)
鞠康 作

我捅过“马蜂窝”

□ 董月光

我生性胆小,怕惹是非。可你信吗? 我捅过——“马蜂窝”。

上世纪70年代,我在古城中学高中任教。学校很大,很空旷。一排平房几间大教室,道路两旁是笔直向上的白杨树。学校分配给我一间瓦房,一个脸盆架。靠墙的课桌上放着我最值钱的家当,一只玫红色盒子——里面放着母亲买给哥的吉他,临行时哥送给我了。还有一只从家里带来的旧的放衣物的羊皮箱子。

床上支着蚊帐,床边是一张旧的办公桌。面朝南有一扇窗,窗外长着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。

一日我正在批改作业,只听得窗外女学生一声惊呼:“董老师,你的窗上面有……有……”

“有什么?”我不解地望着她大惊失色的面孔。

“您窗户顶上有……马蜂……马蜂……马蜂窝!”

“啊?”那怎么办? 我……能怎么办? 记得小时候,妈妈说过被马蜂蜇过会瞬间肿痛难忍。

“捅……捅掉!”学生很坚决地对我使劲点了一下头。

在农村种地的日子里,我逐渐练就了胆儿大、动作迅速。我可以一人走夜路,可以直面狗儿们的狂吠,今天我要——捅“马蜂窝”!

我迅疾拎起一件外套,把脑袋扎紧,只露出一双眼睛。随手抄起一根晾衣杆,挥手对学生说:“你快走,快走,我要捅了。”我也不知道哪里来的勇气和胆量。

眼看着学生一溜烟儿跑没影儿了。屏住呼吸,把窗关上,只留一条小缝,我瞄准窗外的顶上,拼尽全力用竹竿“咚! 咚!”两下,只听得“轰”的一声,一只马蜂窝应声落地,马蜂们“嗡”地四下逃散。

我像凯旋的女“佐罗”,打开房门,只见偌大的马蜂窝倒塌在窗前,一片狼藉……

接下去的情节,模糊了,可是捅“马蜂窝”的瞬间却记忆深刻。并且,那天马蜂并没有回来攻击我。蜂儿们,我实在不是找你们麻烦,只是保护自己而已。

前不久我在电视上看到,上海某广场一棵大树顶上,发现硕大马蜂窝。有人打“119”,消防队员全副武装旋即赶到,三下五除二端掉了蜂巢。

码字的此刻,才觉得自己年轻时,胆儿可真肥。

● 国内邮发代号3-5/国外发行代号D694/全国各地邮局均可订阅/ 广告经营许可证号:3100020050030/社址:上海市威海路755号/邮编:200041/总机:021-22899999转各部
● 本报印刷:上海报业集团印务中心等,在国内外6个印点同时开印/上海灵石、上海龙吴、上海界龙/北京、香港、美国洛杉矶
● 本报在21个国家地区发行海外版/美国、澳大利亚、加拿大、西班牙、泰国、菲律宾、日本、法国、巴拿马、意大利、荷兰、新西兰、尼日利亚、印度尼西亚、英国、德国、希腊、葡萄牙、捷克、瑞典、奥地利等
24小时读者服务热线 962555
本报零售价 每份 1.00元